

— 老兵歸隊 戰鷹歸巢 —

空戰英雄 張崗陵



文・圖 / 吳慶璋

東洛島空戰中曾擊落MiG-17的現齡九十六歲高齡張崗陵大學長，在闊別五十五年後首次返回新竹基地。為迎接大學長，聯隊特別安排一架幻象戰機停放於飛管大樓前大坪，實施參觀、解說與合影，並前往第四十一隊與除役機展示坪，參觀甫重新塗裝、於空戰中立下戰功的F-86F戰機。聯隊將此架F-86F外觀復原為當年第十一大隊服役時樣貌，張崗陵大學長目睹機身上端漆有一顆紅星，昔日擊落米格機之事蹟再度浮現。環顧營區清淨整潔，官兵精神抖擻，大學長感謝之情與深深感動油然而生。

大學長話當年

張崗陵大學長為空軍官校第三十期，於官校基本組訓練階段駕駛PT-17教練機，高級組則飛行T-6教練機，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一日自官校畢業，分發至第十一大隊第四十三中隊，執行T-6戰機飛行任務。民國四十二年元月，第二聯隊成立，同年七月，第十一大隊所屬第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三個中隊自屏東移防至新竹基地，大學長亦隨大隊進駐新竹。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一日，三個中隊完成F-86F戰機換裝。F-86F配有六挺白

朗寧五零口徑重機槍（Browning M3），每挺機槍備子彈四百二十五發，機槍最佳射擊距離為二千四百至一千二百呎。

民國四十四年起，兩岸在空中活動上逐漸形成默契，巡弋行動多以海峽中線一帶為界，雙方飛機在執行任務時多採取自我約束，以避免衝突升高。期間，共軍機多止步於海岸線附近空域，甚少跨海行動。我方則因執行金門、馬祖等外離島運補與護航任務之需，經常在海峽空域進行掩護與偵巡，展現高度應變與空中掌控能力，當時臺海周邊空域的制空權由我空軍有效維持。

當時飛行用油均由美國軍援，油料充足，任務頻繁，飛行員每日執行二至三批任務屬常態。我方飛行員常進入大陸沿海空域，北起霞浦，南至東山沿海，執行偵巡任務；而中共飛機甚少出海，其不敢出海的主因，一則為我空軍軍力強大，再者中共當局顧慮飛行員叛逃，遂嚴格限制其出海活動。

響尾蛇飛彈

民國四十七年初，美方將一批秘密武器運抵新竹基地，並置於極為

隱密之處，當時所有人員均不得進入美軍工作區域，包括聯隊長在內亦不清楚其內容。直到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十八架F-86自新竹基地起飛，負責掩護由桃園起飛之偵照機前往大陸溫州灣執行偵照任務，遂爆發震驚國際的溫州灣空戰。戰役中，李叔元中校創下全球首次以AIM-9響尾蛇飛彈擊落米格機之紀錄，國際社會亦由此得知中華民國空軍已獲此型空對空飛彈支援。該次戰役之後，美方始逐步將更多飛彈運抵臺灣。

在尚未配備響尾蛇飛彈之前，空戰所使用的主要武器為機槍，作戰均為近距離空戰，雙方纏鬥到距離八百呎至一千二百呎時要立刻脫離，否則一旦擊中敵機，所造成的爆炸可能危及我方，故須立即脫離交戰空域。當時，共軍並未預料我方已配備具紅外線導引能力之響尾蛇飛彈，一旦發射飛彈將自動追蹤目標熱源，難以擺脫，幾無脫逃機會。溫州灣空戰中，響尾蛇飛彈的首戰即獲成功，令中共措手不及。

「八根棍子」立大功

溫州灣空戰發生後，翌年又爆發東洛島戰役，張崗陵大學長便是參

與了東洛島戰役。當時編隊為四架F-86F戰機、四名飛行員，全為尉級軍官，沒有一位校官。領隊為張崗陵，上尉；二號機何瑞基，少尉；三號機張發明，上尉；四號機關永華，少尉。出發前，張崗陵特別叮囑僚機務必保持隊形，切勿分散。但空戰開始後，一號、二號機成一組，三號、四號機成一組，先後遭共軍米格機包夾，隊形被迫分散，各自陷入纏鬥。二號機飛行資歷尚淺，張崗陵一面與共機纏鬥，又要兼顧二號機安全，不時叮嚀要跟緊，勿脫隊。

「八根棍子」進大陸偵巡，還和米格機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勝仗，當時參戰飛行員中，多數服役年資尚淺：四號機飛行員關永華，空官畢業僅二年三個月，仍為少尉軍階；二號機何瑞基，畢業僅一年七個月，亦為少尉，就跟著上場打仗去了，「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表現，體現年輕飛官臨戰應變與高度任務承擔力。

第四十一隊巡禮

張崗陵大學長重返當年服役的第四十一中隊巡禮，親眼見到現今寬敞明亮的作戰室與先進的飛行裝備，不禁回想起過往環境。當年尚未設置正

式警戒室，僅以鐵皮簡易搭建克難建築作為臨時設施，條件艱苦，令他感慨當今飛行員執勤條件相對優渥。

現場年輕飛官協助大學長試戴現役飛行頭盔，大學長明顯感受到頭盔較以往使用的老式裝備更為輕盈；所配飛行衣具備防水、防寒功能，最新型求生背心於落水時可自動充氣，大幅提升生存機率。對比之下，大學長對現代飛行裝備的進步深感佩服，直言「現在的飛行員真的很幸福」。

F-86F

張崗陵大學長一行抵達除役機展示坪，參觀曾於東洛島戰役中立下戰功的F-86F戰機。該機為目前全國唯一仍掛載副油箱之F-86F機體，甫由軍事史專家古望今指導完成歷史塗裝復原作業。鑑於當前局勢緊張，共機頻繁擾臺，聯隊特別將該機塗裝恢復為第11大隊所使用之外觀塗裝，藉以彰顯歷史戰績，提振官兵士氣。

F-86F戰機在臺灣僅配備單座型，無雙座教練機型。當年進行換裝訓練時，教官須踩在機身腳踏上，扒在飛機駕駛艙邊緣，辛苦觀察學員在跑道頭試大車與進行慢速滑行。當年部訓隊曾發生一起意外事件，一名學官



◎東洛島戰役中的空戰英雄，上圖左起張崗陵上尉、何瑞基少尉、張燄明上尉、關永華少尉；左圖左起何瑞基少尉、張燄明上尉、張崗陵上尉、關永華少尉【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高速滑行過程中，因操作不慎，滑著滑著飛機竟意外升空起飛了。教官見狀緊跳上另一架F-86F，緊急升空攔截，最終成功引導該名學官安全返場。由於F-86F訓練初期即採單飛落地，對飛行員技術與心理素質要求極高，因此能夠駕駛F-86F，被飛行員視為一種榮耀與自信的形象。

民國五十九年，新竹基地開始換裝F-100與F-104戰機，F-86F機隊逐步汰換。民國六十一年，部訓練隊移編至臺東基地，接續執行F-86F型機之部隊訓練任務。至民國六十六年，F-5A/B正式接替訓練任務，F-86F除役，完成其階段性任務。

退伍

張崗陵大學長服役空軍共二十年，先後於第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三個中隊歷練，執行各項戰備與實戰任務，曾駕駛F-104戰機支援「大陳島戰役」，累積飛行時數逾三千小時。民國五十九年，於修補大隊擔任試飛官期間退役，轉任民航，繼續從事飛行工作二十年。至民國七十九年自民航退休，正式結束長達四十年的飛行生涯。

軍史專家古望今於民國四十八年

出版的《空軍戡亂戰史》第五十二頁找出當年東洛島戰役參戰英雄合照。該照片經翻拍後，由張崗陵大學長親筆簽名，現典藏於隊史館，作為珍貴歷史見證，永久保存。

東洛島空戰

張崗陵大學長回憶到，民國四十八年隸屬第二聯隊第十一大隊第四十三中隊，時任上尉分隊長的他，於七月五日，擔任長機（機號三七〇）；二號機（機號一四二）為飛行官何瑞基少尉（三十九期）；三號機（機號三七一）為分隊長張猷明上尉（三十二期）；四號機（機號三七二）為飛行官關永華少尉（三十八期），駕駛四架F-86F執行北區偵巡任務。

七點五十八分，機隊自新竹基地起飛，往西出海並向上拉升，八點十八分，四架F-86F以二萬呎高度通過烏坵島空域，八點二十一分抵達東洛島，航向三百六十度，這時CRC通知機隊八點鐘方向，二十八哩處、高度二萬四千呎有共機，數十秒鐘後，CRC再次告知共機距離二十哩，因尚有段距離，他仍率領僚機保持原航向執行偵巡任務，不久CRC第三次警告共機已逼近，此刻雙方距離十六哩，

當時我機高度二萬五千呎，他命令僚機拋棄外油箱準備接戰，為防止共機奇襲，四機轉向一百八十度，高度拉升至三萬呎，速度零點七馬赫。

這時發現二點鐘方向有十二架MIG-17，正以兩機一組跟蹤隊形包圍、企圖攻擊我機，他令僚機保持戰鬥隊形，注意索敵，並跟蹤於共機之後，當時我機速度零點七馬赫，共機速度約零點七五馬赫。

由於前一年才發生溫州灣空戰，戰役中，我國創下世界首次以響尾蛇飛彈擊落米格機紀錄。因此當雙方相距約六千呎時，共機發現我機尾隨其後，為避免遭我飛彈攻擊，立刻採取急轉彎，企圖包夾攻擊我機，我機雖無攜帶響尾蛇飛彈，惟飛行員利用F-86F優越轉彎性能，靈活操控，始終尾隨其後，共機毫無機會反轉攻擊，過程中三號機張猷明上尉緊緊咬住一架落後MIG-17並開槍射擊，該機可能中彈墜海。

這時，共機隊形頓呈凌亂，共軍長機至四號機緊急爬升右轉試圖向大陸方向逃逸，其中一架高速俯衝脫逃，被我三號機與四號機緊咬，三號機張猷明上尉見機不可失，隨即開槍

射擊，可能擊落一架米格，另五至八號機則被張崗陵大學長和二號機何瑞基少尉緊迫尾追，共機見情勢危急，急轉向大陸方向俯衝逃走，F-86E正欲追擊，這時發現十點鐘方向有四架MiG-17，成疏開基本隊形企圖偷襲，F-86E被迫放棄即將獵獲的目標，急轉彎拉升迎戰。

纏鬥中，一架MiG-17因位於內圈，轉彎時落後，擔任長機的張崗陵大學長以七點五G急轉彎，自一萬呎高度以近乎垂直角度俯衝至八千呎進入一千五百呎射擊距離立刻開槍射擊，見敵機中彈，長機脫離，二號機再度攻擊，隨即見MiG-17冒濃煙翻了個筋斗向左方下墜，他隨即率二號機何瑞基少尉高速脫離，同時間，三號機張敬明上尉、四號機關永華少尉正與三架共機發生激烈空戰。

這時，七點鐘方向有兩架MiG-17與我機距離甚近，張敬明上尉、關永華少尉立刻向左急轉拉升，與敵機進行五、六次剪形動作單獨纏鬥，敵機逐漸超前，我機遂由不利的戰鬥位置轉為有利攻擊位置，緊追其後並射擊，MiG-17被擊中冒煙，三號機張敬明上尉正欲脫離時，突遭兩架

MiG-17攻擊，為擺脫共機，張敬明上尉採取高速俯衝，以貼近海面高度朝西犬島方向飛去，同時以無線電呼叫長機支援，張崗陵大學長立即飛向西犬島支援，MiG-17見我機以貼近海面高度飛行，也以低空追擊，張敬明上尉這時獲得我地面砲火掩護，以大G拉升，低空追擊的MiG-17被我高射砲擊中直墜海中，另一架MiG-17見狀倉皇向大陸方向逃逸。

四號機關永華少尉與三號機分開後，遭MiG-17攻擊，經多次剪形纏鬥，關永華少尉出其不意突放減速板，但見一架MiG-17自左下方十一點鐘方向衝出，關永華少尉見機不可失，把握攻擊機會，連續開槍射擊擊中共機，直到MiG-17冒煙墜海，始向右俯衝脫離，八點四十五分，四架F-86E全數安全返回新竹基地。

革命情感

距離退伍雖然已是五十五年前的往事，張崗陵大學長仍清楚記得當年飛行的種種經歷。他回憶，冬季的新竹天候極為不穩，飛行條件艱困。此次重返基地，特別關心現今戰機的操作情形，我們向大學長說明，現代戰機配備自動導航、儀降系統與各項先

進航電與助導航設施，與當年相比，整體性能與安全性已有長足進步。當年全憑目視與技術落地，如今飛行員在惡劣天候下亦可安全降落。大學長聽後放心不少，欣慰地表示國家要培養一名飛行員真的不容易。

東洛島空戰中擊落米格機的張崗陵大學長，軍旅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新竹基地服役。此次在闊別五十五年後首次重返基地，受到年輕飛官熱忱接待，重溫當年袍澤之情。他關心這群孫子輩的飛行員，如同當年對待同袍一般，言談中流露出對部隊的關懷與不變情誼。空軍是一個特殊軍種，即使期別差距相隔超過半個世紀，飛行員間那份生死與共的革命情感，依然深厚，不因歲月流逝而改變。